

生如夏花

日子一进入六月，夏天便开始显露出她原有的本色：热烈且奔放！人间草木，或极致地壮美，或倾刻间湮灭。

比如这天气，气温陡然飙升到三十多摄氏度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前日还是春风沉醉，昨日却是烈日灼心，而今晨，一场大雨把多少人从睡梦中惊醒。这雨，它急躁，它狂傲，它有无与伦比的力量，仿佛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厮杀。几小时后，它下白了天空，又骤然间停止。它洗净尘埃，又淹没了道路，甚至低处的房屋。

比如我窗台上的那些栀子花，在骄阳下无声绽放，开得那么纯洁无邪，开得那么真诚坦荡。一小朵一小朵，清雅、素静，散发出淡淡的幽香。我是多么地爱她们啊。可是，只两三天的时间，洁白的花瓣渐渐收拢，渐渐泛黄，渐渐枯萎，直至凋零。

这让我想到他们！想到他们在黑暗中燃烧的青春！想到他们永远长存于历史河流的高贵灵魂！

整个五月，我一直都埋首伏案，为家乡的革命烈士写传。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一片英雄的土地；第一次如此深情地回望历史，触摸他们傲然的风骨与高洁的灵魂；第一次如此震撼于自己笔下的人物，在泪光中还原历史，还原一段段悲壮的青春！

李文卿，我家乡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，两次参加北伐战争，三次被捕入狱，领导鄂南著名的“米埠暴动”，转战江西、徐州、上海等地，1934年秋，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，年仅32岁。

在我的家乡八斗角村，有一座山叫饶钹山，山形凹凸有致，如女人丰盈的乳房。那是出生在此的巾帼英雄王佑尔的乳房！她卖地葬夫，寻求革命道路，从一个卑微的童养媳，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在一次战斗中她不幸被捕，敌人对她用尽各种酷刑，她始终坚贞不屈。疯狂、残暴的反动派刽子手一刀一刀割下她的乳房，威逼她投降。她大骂敌

人：“你们这帮畜生，狼心狗肺。杀了我吧，会有人替我报仇！”气急败坏的敌人砍下了她的头颅。那一年，她31岁。她让我想到刘胡兰、江姐，生命短暂，却有着气壮山河的风骨与气节！从此，饶钹山郁郁葱葱，灵秀俊逸。

1930年，嘉鱼县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——七区八乡苏维埃政权诞生了，周宏金担任苏维埃主席兼赤卫队队长。周宏金被国民党反动派走狗剖腹挖肝，取义成仁，点燃革命的烈火；农民运动领袖吕金城被敌人五马分尸，壮志凌长空，丹心照日月！还有吴大甫、彭文涛、徐则夫、胡运喜等，一群年轻的革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，抛头颅洒热血，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！

他们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泰山之壮美！他们的青春，是浩荡的大海，是巍峨的高山，是夜空永恒的星！

一寸土地一寸血，我们永远铭记历史，铭记他们火焰般燃烧的生命！

我的婆婆

■朱丽平(通山)

婆婆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说前年种下的樱桃树挂了果子，近日招来白鸟黄鸟疯了似的转圈，演大戏一样亢奋。婆婆的意思是樱桃熟了，叫回家尝鲜。

刚进家门，就闻到一股竹笋的清香。被褪去青衣的笋子，玉质的肌肤，兰花指纤纤细细的美人形态。饭桌上一盘饱含汁液的樱桃，每一粒都泛着珠光，嫣红的，橙黄的，鹅黄的，吹弹可破的娇滴滴情状。邻居家的猫，有些狐相，凸着罗汉肚泰然自若地穿行在我们中间。它没把自己当外人。

婆婆一生都在乡下，公公过世后，家里只剩一个人，几只鸡，和老串门的猫。四个孩子的家都不肯去住，理由是公公生前惟好一口酒，前人过节时要回来，她得往祠堂牌位敬献酒菜。大字不识的婆婆，古稀之年学着使用微信，仅会点击视频通话和按住说话键发语音。婆婆不懂微信表情或字母符号的意义，却时常在家庭群里发一堆杂乱无序的字母标点，言下之意永远没人懂，也没人有心去弄懂。她轻易拨打孩子的电话，当有人给她发起对话请求时，准能在第一时间接通。闲时就握个给孩子们做棉鞋，绣花鞋垫。知道冬天我的手脚冰凉，往鞋里塞很厚的海绵，我却嫌笨拙难看，将她的一腔好意藏了起来，见我老穿买的棉鞋，就装着忘了这事，从不点破，继续给我送各种东西。

婆婆吃肉，猫开荤，婆婆斋戒，猫过参禅的日子。猫就像她的尾巴，人在哪，猫就在哪。不知何时，猫儿弓着身子潜到我的脚底，用牙磨我的鞋边，头顶我的鞋底，或偎在脚踝，显出猫特有的媚态。见我无嫌恶之意，得寸进尺，大半个身子贴在我的小腿上，醉酒一样歪斜，皮毛顺溜，温和，如松懈的热水袋服帖在寒腿上的舒爽。大概家人不在的时候，它也是这样守着婆婆的。想起前些时在楚王山采访，人家一条小黑狗用脚掌扒拉我的裤腿，将我的鞋头衔进它的口中，好像鞋子沾的不是沙尘而是蜜糖。我本能地躲闪，它不厌其烦地重复。几十分钟后仔细端详，鞋面没有齿印，裤腿也无刮痕。于是想，动物的锋爪与尖牙本是柔软如团棉花的，在面对残暴与狰狞时才不得不挥舞利器。

不大会做菜的婆婆，晚餐操弄一桌饭菜，是婆婆的生日到了。她在上座方方正正摆了一个座位，一双筷子，斟满一杯酒。我们心领神会。婆婆举着酒杯对着空座说话，给桌底下的猫碗里夹菜。儿女们掏出钱来，也许认为钱是人子尽孝道的替代品，在远离母亲的日子里，尤其是一剂安抚心灵欠疚的良药。婆婆推迟说：“都把日子过顺吧，再见你们的父亲我能大声说话了。”然后就装着很自然地咳嗽，擦拭眼角。一向回老家就吃饭，吃完饭便吵着返城的先生，当天主动提出留宿。婆婆突然来了精神，似乎忘记了白日山间的劳累，先去关鸡笼，关院门，接着洗碗，楼上楼下的给孩子铺床，准备洗漱用品。一一安顿后，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剥笋子，生炉火焯水，像只不知疲惫的陀螺，直转进我的梦里。

窗外是宽阔的田园，夜半时分依然是铺天盖地的蛙声，我听到了一串轻微的脚步声，我知道我是醒了。蛙们相互应答，那种自然密语在我耳畔是绚丽的烟花，噼里啪啦地引爆在夜空。我恍恍惚惚，在浩瀚、粘稠的浓烈乡情中再次融入了梦境。

清晨醒来，远远望见地头的樱桃树还有鸟儿呼朋引伴，婆婆说专门给鸟儿留下了一些果实。

婆婆把家中的土产一股脑往我的车后备箱里装。车子渐行渐远，先生已是泪流满面，我回过头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村口，与那棵一生一世从没挪动过的松柏站到了一起，是直挺而坚韧的站姿……

蛙唱初夏

五月中旬，下了几场夏雨，这雨下得好潇洒，不紧不慢，微风飘散，点点滴滴，润入村庄大地山川。我沿着一条山村幽静的林荫小道，来到了那片属于青蛙的泽国，体验曹幽的“林莺啼到无声处，青草池塘独听蛙”的醉美意境。

这是一片烟波浩渺的小塘，此刻，一弯新月刚好挂在柳树梢上。风柔柔地吹着，吹皱了一湖碧水，吹乱了柳儿满头的秀发。

呱，呱呱，青蛙们的演唱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清脆悦耳的蛙鸣声，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得很远，很远。我不由得放轻了脚步，唯恐惊扰了蛙儿的歌唱。

初夏的蛙鸣，比起春天的有所不同。经过了一个春天雨露的浸润，已经脱去了初鸣时的青涩和羞怯，越发地清澈、明亮。蛙儿的叫声也各有千秋，细细听来，有的呱呱呱，有的唧唧呱，有的咯咯咯，还有的咯呱咯呱，或独奏，或合唱，或清越，或粗犷，集田园之清翠，依塘水之氤氲，汇星月之光华，或高或低，或远或近，疏密有致，令原本寂寥的乡野顿然妙趣横生。

被柔情的风拂洗过，被典籍的村庄喂养过，纯天然的乡土民谣。从辛弃疾的词里溢出，缝补着初夏乍暖还寒的梦，是一阙词，拓宽田园记忆深处的温馨；是一首催眠曲，拉长乡情返璞归真的情怀。通宵达旦，夜夜笙歌。

久违的蛙声，勾起我儿时的回忆。童年时，也是蛙鼓如潮的夏夜，带着童稚的我，吃过

晚饭，铺一草席在围沟子旁的老皂角树和杨柳树下，迷迷糊糊地听着父母和邻居的闲聊，身旁的河沟里传来阵阵的蛙声，还有那断断续续的虫鸣，悠扬而富有诗意。慢慢地，母亲手中的蒲扇送来悠悠的凉风，月光轻轻地洒在她写满沧桑的面颊上，母亲的蒲扇就那样不知疲倦地摇着，摇着，少年的我渐渐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童年时，村子里的水塘比现在多。每到暮春初夏，只要天降好雨，塘里及田野里蛙就会欢叫，此起彼伏，连成一片，就像一个大型乐团在合奏。声音越大，叫得越欢实，作为夏粮的主要作物小麦就会丰收，整个年景就是好年景。所以，人们总是盼望老天风调雨顺，总是喜欢蛙的叫声。那时，村子西有蒹葭苍苍的苇坑，有微波动荡的山坑水库和玩露水库，村庄到处有莲儿亭亭玉立的荷塘，还有横跨在荷塘中央的小木桥。每逢夏秋季节，蛙声四起，萤火虫像小星星一样在夜空中闪光。芦苇深处，荷叶田田，蛙儿尽情歌唱。曾几何时，古老的乡村就这样被天籁般的蛙声所萦绕，让人为之陶醉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蛙声，乡村的夏夜才不会寂寞，庄稼人才有了精气神儿。

其实，自古以来，倾情于蛙声的美妙并不是曹幽的专利，在唐宋诗句中早已蛙声一片：“何处最添诗性客，黄昏烟雨乱蛙声。”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“水满有时观下



鹭，草深无处不鸣蛙”。此时，不由得想起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那首《西江月》词中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的词句来。我站在溪畔、塘边，不再去寻找青蛙的踪影，我心怀欢喜，盼望着今年风调雨顺，小麦丰收满满。我喜欢东西两溪的初夏色彩，更喜欢东西两溪青蛙“咯咯呱呱”的欢叫声。这如潮的蛙鸣，分明就是大自然永不停歇的美妙乐曲，是一首悦耳而又和谐的田园牧歌，是乡下人永远牵念的淡淡乡愁。

青蛙，我故乡最后的朋友，今夜又在我的梦中出场，朴素的抒情，带着夏天的味道，带着童年的味道，爬上稿纸的方格，将我的诗歌照亮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今日的故乡，夜，渐渐地深，一切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初夏的夜仍然不寂静，悠扬而富有节奏的蛙鸣，伴着银色的月光，欢快地合奏着……

月亮湾的绿

你知道温泉什么地方的绿色最迷人吗？这就非月亮湾莫属。前不久，陪远方的客人游览温泉河。这客人说：“月亮湾的绿有点夸张。”这用咸宁土话翻译就是“绿得吓人”。

这月亮湾，温泉人的宠儿。温泉河在潜山国家森林公园与香吾山交汇握手处拐了个大弯，因这弯形似一弯新月而取了这么个名儿。温泉人在河东竖立起一块足有两层楼高的巨石，巨石上纵向镌刻三个鲜红醒目的大字“月亮湾”，又在河西竖一块一人多高的石头也刻上鲜红的三个大字“月亮湾”。喜爱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大约二十年前，曾看过“月亮湾变迁图片展览”，老照片中的月亮湾荒野原始，河道边垃圾成堆，蚊蝇肆虐，臭不可闻；河道里杂物聚集，牲畜仰浮，惨不忍睹。以后，政府斥巨资建起调节水位的拦河黑色橡皮坝，沿河两岸铺设修建了污水收集管网箱涵，新建了木制扶手栏杆的人行道，古色亭阁，栽花种草，美化环境。今昔对比，我心里不禁涌起沧海桑田的感慨，身处其间自豪感，身逢其时的幸运感。客人看了很激动，赞叹绿树的美，而不知道我这个老温泉人心中的美滋滋。

你看，这棵树有多高啊，仰头看树梢，掉落帽子是肯定的；这棵树有多粗啊，两人合抱

不住；这棵树有多大啊，树冠宽广，枝叶茂密，覆盖了半边河呀；这树有多密啊，瞬间的雷震雨或飘飘洒洒的小到中雨，均不用打伞，也不会湿衣。站在这遮天蔽日的林木下，人都自觉矮小。

在修建缘河人行道之初，工匠为了保留一棵大树，让人行道转个弯；为了保护一棵古树，就让它在人行道中间站着，让行人绕着走，礼让树木。月亮湾树木异常繁茂，既是自然造化，更是温泉人爱树护树，孜孜以求的馈赠。

从远处眺望，葱茏茂盛的潜山、香吾山漫山遍野的绿色，由两山山顶铺天盖地倾泄而下，裹着楠竹的青翠、桂树的碧绿、香樟的深绿，一股脑儿涌到月亮湾里，跌落到温泉河中。踏进月亮湾，沿河两岸古木参天，仿佛走进原始森林，令人啧啧称奇；又如掉进绿色染缸，被绿色所淹没，吹来的风，四周的空气都是绿色的。

钻天的绿白杨，茂盛的碧枫杨，驼背的翠古柳都被挤到河边站着，树枝蘸着河水，在河水里摇来摇去，树枝仿佛带着绿色的电流，将河水电绿了。明媚的阳光打在绿叶上，绿叶将绿色弹射到河水里，河水哪里躲得开，都被绿色射中，处处呈现着绿意盎然。还有那些缠绕在白杨、枫树上密密麻麻的常青藤，石头缝里

的青苔，河边绿茵茵的青草，以及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，在所有这些铺天盖地的绿色植被里，月亮湾是这样的恬静，人仿佛是多余的。

月亮湾的河水在蓝天、绿色植被的映衬下，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，仿佛初生婴儿的肌肤，嫩嫩滑滑，光润溜溜的。那个绿啊，恰到好处，譬如增之一分绿则浓，减之一分绿则淡。只有当一尾鱼儿欢快活跃出水面，看到碧绿的河水中银光闪烁，你才意识到鱼儿是银白色的。只有当一只长腿白鹭展翅捕鱼，碧绿的河水溅起浪花，你才意识到河水原来是白色的。平静的月亮湾河水是一块碧绿的翡翠，一首诗，一个绿色的梦幻世界。

月亮湾又是温泉泉眼聚集地，月亮湾免费洗浴池，嘈杂鼎沸的洗浴声是绿色的，沿河公路汽车喇叭声是绿色的，草虫的鸣叫声是绿色的，鸟语花香是绿色的，就连人行道也是曲曲折折绿色长廊。月亮湾晨昏皆绿，早晨是嫩绿，晚间是墨绿。月亮湾四季皆绿，春新绿，夏浓绿，秋深绿，冬浅绿。走进绿色的月亮湾，就走进了繁华都市中的世外桃源，就走进了绿色的童话世界。

月亮湾的树，月亮湾弥漫的绿色，就是我的乡愁。尊贵的客人，四季绿色有约，何日君再来？